

·探索与争鸣·

人文体育观渐入——现代体育“异化”的反思

曹 卫

(湛江海洋大学 体育部, 广东 湛江 524088)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方法,通过对人文理念的讨论和理解,认为在“生物体育观”指导下体育实践有其局限性。主要观点:体育是人文产物,应“以人为本”。“人文体育观”体现了时代发展对“人”的呼唤和人不断认识自我的强烈意识。在进一步认识体育和对现代体育“异化”的批判中,都需要有一种人文理念来统领其发展方向,这就是人文体育观的渐入。

关键词:人文体育观;生物体育观;现代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3)04-0001-03

The sense of human culture sport advance gradually—The thinking of dissimilation to modern sport

CAO W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an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and logical analysis were used to discuss and to understand the idea of human culture sport.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here were limitations on sports practice whi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ense of biological sport”. The main view was “to human being as the dominant factor”. “The sense of human culture sport” reflected that human was called by the times and strong aware of constant identification themselves. It is required that a humane concept can lead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and dissimilation of modern sports, this is the sense of human culture sport advance gradually.

Key words: sense of human culture sport; sense of biological sport; modern sports

曾拜读过胡小明教授^[2]的《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以及吴翼鉴先生的《增强人的体质,是体育无‘人’吗?——与“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的商榷》^[3]两文,今日再读并与吴先生商榷。

视体育为人类文化,视体育为教育的一部分,是大家的共识。赵瑜的《强国梦》、程志理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危机”及消除途径探讨》及远方的《丑陋的体育——现代体育批判》等无不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现代体育“异化”给以关注。从人类社会文化的层面看,体育的“异化”问题已普遍受到批判;从教育的层面讲,“育人”与“制器”^[4]也鲜明地反映了人文教育理念和科学教育理念的斗争、磨擦及融合。如何看待现代竞技体育和体育教育,如何理解“人文体育”理念是值得讨论的。

1 对人文体育理念的理解

在现代汉语辞书中,“人文”一词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人文”二字,在中国古代指称诗书礼乐等,属

于与“天文”相对的文明和文化现象。语出《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1]。“把“人文”与“天文”相对,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与人间世事、习俗、礼仪、教化等;古拉丁文意指人性、教养;西方的“人文”一词则主要指人道、人性等。从众多的有关文献中,人文多指人类文化“内化”于人的意识和行为中而形成人的素养、人的精神等,包容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承认体育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那么体育本身就具有人文价值及意义。体育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类维持、增强和改造自身机能、形态的手段与方法;体育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改造人类自身人文精神状态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体育便是人类维持、增强和改造自身机能、形态和人的内在人文精神的手段和方法。譬如以古代奥林匹克为先导的古典体育所倡导的思想就有浓厚的人文理想主义色彩,它追求人类的真、善、美,期望通过竞技改造人类远非理想的社会,“要让世界人民彼此互爱”,和平共处;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和平的社会,促进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发展。现代奥运会弘扬“和平、友谊、进步”,鼓励

收稿日期:2002-10-14

作者简介:曹 卫(1961-),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管理。

人们向“更快、更高、更强”冲击以及“重在参与”等等,都是人文体育理念的具体体现。体育教育更应该弘扬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着眼于塑造和谐发展的理想人格,关怀人的困难和痛苦,容忍人的弱点和缺点,发展人的自主和自觉,鼓励和促进人的创造才能,激励个性与民主,促进人类感情交往等。由此可见,体育应当在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体现对人身心理健康成长的关怀,倡导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以达到人类自我实现的崇高目标。

值得提醒的是“人文体育观”并非要抛弃“生物体育观”的科学理性,正如胡小明教授文中所提的“体育是人类针对自身所创造出的一种身体运动文化,归根到底,其结果要落实到身体上。任何对于体育的研究,如果不考虑对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都难免陷入误区”^[2]。吴翼鉴先生无需担心“人文体育观”会让“真正的体育寿终正寝”^[3],如果我们还承认体育这门学问具有人文意义的话,那么,“人文体育观”^[2]也并非“违背客观规律”^[3]。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分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忽视“人文”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体育界“生物体育观”(科学体育观)一直占据领先地位,而“人文体育观”,渐趋边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两种体育观念的对立、磨合、搏弈。“近代以来,由于人类片面追求眼前的实际利益,醉心于‘征服’自然和盲从科学主义思潮,终于导致了当代严重的生态失调、发展畸形,人文科学被排挤到了边缘,倍受冷落,造成的代价是惨重的”^[9]。“饱受生态破坏之害和精神家园失却之苦的当代人渐渐醒悟到,只有人的整体幸福,社会全面进步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才是科学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9]。面对既可造福人类又可毁灭人类的巨大科技力量,西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苏格拉底、帕斯卡尔、爱因斯坦等都“从科学走向人文”^[8]。我们相应地大力弘扬人文精神,“确立人文科学的统驭地位并加大人文手段的开发利用,切实有效地使科学技术接受人文调控,承载人文目标和促进人文发展”^[9]。

活生生的现实,如学校体育过分强调运动技术、运动负荷的教学与训练;看重学生运动素质的评价,忽视对人健康的整体评价,“在一些学校里,本应该充满欢声笑语的体育课堂,我们看到的却是死一样的沉寂”^[10]。甚至在体育教学中体罚学生以及运动场上出现的“黑哨”;被贿赂的裁判员集体舞弊;兴奋剂的滥用;赛场上运动员的“猝死”;枪杀运动员的惨状;邪教对体育的渗透和利用以及金牌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使体育背上沉重的负担等等,这些无疑都是背离了人文体育理念的结果——体育强烈呼唤人文意识的觉醒,这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2 “生物体育观”的局限性

人类对外界的认识远超过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就体育而言,人们只是肤浅的看到体育这种文化现象的存在与发展,却不知体育为什么伴随着人类从古代走到今天,体育的哲学意义何在?有学者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指出:“体育根源于人的本质,体育的本质在于人类的自我创造”^[7]。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

己”,体育的目的在于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作为恢复人的本质与价值的生命活动及社会实践,体育意味着人的一种解放。源于古希腊的古奥运会,体育的产生带有很深的人文色彩,甚至可以说体育本身就是人文的产物。

长期以来,运动训练、体育教学一直在“生物体育观”的科学理性下发展,其成就是辉煌的。当今的优秀运动员可谓是科技的“成果”,然而,巨大的运动负荷背后却隐藏着对身体的摧残及人性的“扭曲”,实质上“增强人民体质”不是对运动员而言的。如果将“增强体质”视为体育教育的目的的话,那么,今天的科学技术已可以采取适当的手段、技术,解决人的体质健康,如合理的饮食、良好的生活方式、适度的活动(无需教育的自然活动能力,如走、跑、肢体运动),加之医学的进步等,似乎体育已失去了它的光芒,“生物体育观”面临严重的挑战。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不是体育“专利”,人类健康的问题不可能仅依靠体育活动来完成,但今天的世界体育确以它强大的势头在迅速发展,不用说奥运会和美国 NBA 的火爆,大众体育的兴起被称之为“第二奥林匹克运动”^[4],新运动项目的出现,标志着体育在人类社会中的迅速发展,标志着体育的强大功能和价值的不断开发,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目的以远远超越了当今人们在“生物体育观”指导下的认识,体育背后强大的“人文魅力”日益显现。

“生物体育观”是一种科学理性,证实了体育锻炼能增强人的体质、强壮骨骼、发达肌肉等“生物性的改善效果”,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但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的精神世界和体育的社会学意义,显然“生物体育观”就有了局限性,因此,“生物-心理-社会”的“三维体育观”,无疑是对体育认识的进步。我们不否认增强体质是体育教育的重要目标,但绝不是唯一目标。“人文体育观反映了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体育观念的更新”^[2],带有前瞻性,值得研究。

我们不能想象没有体育的人类将会如何。作为物种,我们可以认为人具有“未完成性”,大自然似乎把人只造了一半就推他上路,让人自己去完成那另一半,在这一点上,人就已经同单纯作为自然造物的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他要么由于器官的非专门化和本能上的贫乏而被自然作为一个物种而淘汰,要么由于他自己形成一种生产性的、创造性的能力去适应外部自然条件而存活下去,人类选择了后者。于是生产性和创造性就成为了人的本能,人类不但生产出一个有形的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个无形的人文世界,以区别于其它生物类。

体育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更带有人文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是不同的,体育的内涵也大不一样。许多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至今难以取得一致的看法。虽然笔者无法从众多的体育概念的界定中得出关于体育的清晰、准确而完整公认的定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体育概念的探讨之所以难以达成一致,其原因恐怕是没有从人文的角度探讨体育,体育概念本身就是人文意识、人文理念发展的过程。当然,笔者并不想否定一定历史时期体育概念的相对稳定性(包括生物体育观的认识)。但我们确信体育是为了顺应人类身心和谐发展,完善自身,满足享受需要而创

造的一种身体运动和人文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就是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形式,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把握体育的人文本质和相对稳定性的基本内涵。“毫不夸张地说,体育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产物,其内在的价值本来就具有强烈的人文性^[10]。”

3 人文体育理念有助于克服现代体育“异化”现象

“异化”,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列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11]。从竞技体育的层面上看,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之所以出现“异化”,就是因为没有把人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而过分开发政治价值,夸大了金牌所代表的国家荣誉,使“功利”无限膨胀,竞技已不再是体育,竞技已成为人们谋取“功利”的手段,成为国家利益、民族“功利”的竞技场。运动训练的科学技术性,使优秀运动员成为科技的“成果”,成为比赛“机器”;体育教学同样在“生物体育观”指导下,强调学生的运动负荷,对体质强壮的科学性,使体育教育失去了对人“终极”关怀的人文意义,造成学生厌学,“‘武夫’式的体育教师在我国体育教师队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反映了我国体育教学人文性的缺乏^[10]。对体育的理解仅限制在“育体”的狭隘空间中,将受教育者塑造成精英的机器,殊不知已忘记了教育是“育人”的,人是心身统一的万物之灵,忽视了人文的意义,人的和谐发展。体育教师必须意识到,当学生放下书本,来到运动场的时候,体育教育首先给予学生的是关爱、是“解压”——解除学习、生活等等带来的一切压力。“‘灵’与‘肉’完美发展,是体育教学所追求的最高理想^[10]。”使学生多一点自由、和谐发展的空间等,因此,体育需要一种人文理念统领其发展方向——这就是“人文体育观渐入”。

谈到人文必然会涉及有关人文领域的一些概念和历史,胡教授在文中简单扼要地追溯了古希腊的人文思想、古代奥林匹克竞技、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文理念以及当时的人文精神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所起的伟大作用,这无疑是当今世界体育领域应当继承和弘扬的;没有人将“体育人文精神复归”^[2]理解为时空倒转,“复归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去”^[3],继承和弘扬人文体育理念有助于对体育本质的理解,有助于克服现代体育的“异化”现象。从教育的层面讲,有学者认为“本世纪是教育实现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时期”^[6]。在现代科技理念的作用下,教育改革剧烈而频繁。在实现教育改革

表象的背后,人们也在思考如何寻求现代教育的改革方向,和理想模式的过程,确立人文思想在教育中的地位是必要的。20世纪世界教育改革,在其发展走向上,同样是沿着两条主要线索进行的:一是以适应外在的,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为旨趣;一是以适应内在的,受教育者自身精神的、道德的等需要为目的。何去何从,规定了21世纪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其过程反映了教育由近代走向现代必然经受的阵痛,反映了教育现代化应符合社会和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选择。这两条主线便是“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人文)主义思潮”。因此,就有了“教育应当是‘人’的教育,还是‘人力’的教育,是培养人还是训练劳动力”^[1]之争,也就有了教育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说。

参考文献:

- [1] 杨文轩. 21世纪高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J]. 中国学校体育, 2001(2): 7-9.
- [2] 胡小明. 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J]. 中国学校体育, 1999(2): 65.
- [3] 吴翼鉴. 增强人的体质, 是体育无“人”吗? ——与“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的高榘[J]. 体育学刊, 1999, 6(3): 1-2.
- [4] 杨叔子. 是“育人”非“制器”[J]. 高等教育研究, 2001(2): 7-10.
- [5] 卢元镇. 体育社会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76-185.
- [6] 王长乐.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本质性进步的内在规定[J]. 江苏高教, 2001(1): 77-80.
- [7] 伍雄武. 现代人与体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5-60.
- [8] 肖峰. 从科学走向人文: 三种模式的比较[J]. 科学技术哲学, 1999(3): 4-6.
- [9] 王忠武. 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J]. 科学学研究, 1999(3): 3-9.
- [10] 周登嵩. 体育教学人文性的思考[J]. 体育科学发展, 2002(5): 10-13.
- [11] 夏征农. 辞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1077.

[编辑: 邓星华]